

論孔門交友之道

姚振黎

一、前言

文心雕龍知音篇開宗明義即謂：「知音其難哉！音實難知，知實難逢，逢其知音，千載其一乎。」莊子齊物論亦云：「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，知其解者，是丘墓選之也。」萬世偶遇知音，而謂一如丘墓，信可謂知己難求也。值此知識爆炸、傳播媒介發達之時代，吾人可由報章雜誌、電訊系統快速獲取各方面之知識；「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。」較以往任何時間，更易體驗真切，唯窮濁西習之境况却益發不可得。是以吾人讀論語泰伯篇、曾子有疾一章^①，盡皆雖為貴禮，然自另一角度觀之，孟敬子探曾子疾，曾子於病中不言己病，猶告以君子修身之道。蓋以孟敬子為人，或舉動任情，出口鄙倍，且察察為罽，而近於苛細，故曾子特告以反身修己之方，以明為政之本在於修身；否則，己身不修，何以天下國家為？至於籩豆之事，則為有司之職，焉須掌理國政之卿大夫枉費心神？如此誠摯之言，透露曾子愛人以德，何等懇切。

孔門中，子游亦常有類此道義和勉之事，如論語子張篇云：「吾友張也，為難能也，然而未仁。」為愛重子張之高才大度，而期勉其能進於仁。同篇又謂：「子夏之門人小子，當灑掃應對進退，則可矣！抑末也；本之則無，如之何？」此唯恐子夏泥於器藝，而忽視大道，故特指陳教學根本，以為警戒。子游所云，言辭簡單而意極警策，是故能有朋友如曾子、子游者，幸何如之！至於先秦諸子，孟子與告子雖不相交友，尚可論學，故孟子對告子顯是非之義^②。莊子與惠施則論學且兼相交友^③，故莊子

對惠施多關懷之情，迨惠子死，莊子過其墓而謂「自夫子之死也，吾无與言之矣。」^⑥「聞之令人動容。」

觀今日朋友論交，以文會友者少，以友輔仁者，更是渺不可得。能如孟子與告子本諸學術良知以論學者，已屬罕見，欲求似莊子與惠施之相知涵容以切磋者，誠可謂無處追尋矣。人我不相知，物我難感通，論學者不以真誠，交遊者率多利用，故吾等置身於此一複雜之社會中，却倍感寂寞孤單，既少論學問難之同道，又乏生命相知之友朋。「知音何處尋」？試想世上能讓吾人揮斧一劈而無傷的朋友，又有幾人乎？

二、交友之意義

朋友，居五倫之一。中國文化傳統之「友道」，於人際關係中，極具特色；孔門論德性修養，除須靠自我提撕理想，啓發仁心，而對客觀環境限制下，仍不失人格之自主與心靈之自由；隨時自省，改過遷善外，朋友扶持亦是重要之一環。禮記學記有謂：「獨學而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。」蓋以吾人生存世間，為諸般條件所羈絆，若全賴一己仁心，自強不息，主動開發，則孔門弟子三千，亦僅顏淵一人能臻此境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^⑦。是故唐太宗曰：「夫以鏡為鑑，可以別妍醜；以古為鑑，可以審興衰；以人為鑑，可以正得失。」朋友乃吾人修養歷程中之明鏡，其重要可以想見。

荀子大略篇記：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「賜倦於學矣！願息事君。」孔子曰：「詩云：溫恭朝夕，執事有恪。事君難，事君焉可息哉？」「然則賜願息事親。」孔子曰：「詩云：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事親難，事親焉可息哉？」「然則賜願息於妻子。」孔子曰：「詩云：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妻子難，妻子焉可息哉？」「然則賜願息於朋友。」孔子曰：「詩云：朋友攸攝，攝以威儀。朋友難，朋友焉可息哉？」「然則賜願息耕。」孔子曰：「詩云：晝爾于茅，宵爾索綯，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穀。耕難，耕焉可息哉？」「然則賜無息者乎？」孔子曰：「望其墮，泉如也，隕如也，鬲如也。此則知所息矣。」子貢曰：「大哉死乎！君子息焉，小人休焉。」生命之倦怠與騰躍，同屬不可思議，子貢心倦於學，而願息於此，息於彼，以求生命之安恬舒

適，故五番致意「願息」，孔子五次截斷，乃因人生艱難，何嘗有一事、一地可讓吾人休息安逸？人生終竟是戒慎恐懼，死而後已，孔子最終以纍纍荒塚指諫，子貢悚然警悟，豁然通達，此雖與其平日積學酌理有關，然輔友從旁挾持輔助，一念警策，足以起死回生。是故明末大儒王船山於評論古人之餘，當不勝感慨道出：「潛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。」而季氏篤載孔子曰「益者三樂」，亦包括「樂多賢友」，顏淵篤記曾子曰：「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」唯五倫中所謂之朋友，非泛指社會上認識之人，乃是特指以詩書禮樂相交，以道德理想相提攜之同道，曾子於此釐定朋友交往應有之方式為「以文會友」，故君子之人以文德會合朋友；朋友交往之目的為「以友輔仁」，既成朋友，即有相切磋琢磨之道，以輔成一己之仁德；反之，若酒食徵逐，以利苟合，則彼此交往非僅不能長久，且失交友之意義。

韓文公規子厚墓誌銘曰：「今天子居里巷相慕悅，酒食遊戲相徵逐，翻翻強笑語，以相取下，握手出肺肝相示，指天口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負，真若可信；一旦臨小利害，僅如毛髮比，反限若不相識，落陷穿不，引手救，反擠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，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。」平日相交，彼此取悅，調謔遊戲，過從甚密，雖似謙讓，實為敷衍，故執手言歡之際，披肝露膽以竭誠相示，一旦與己之利益衝突，雖細若毫髮鉅釘，利之所趨，亦反目似不相識，此時如效管寧、華歆之割席則已矣，然有甚焉者，落井下石，猶恐不及，且沾沾自喜，以為得計，乃因一般人交友大多是單憑感性，或純以利害為媒介。憑感性交往，則感情之好惡，誠多變而不足恃，故今日喜歡之人，或日久而厭膩；至於以利害為媒介，友誼之不穩固，更不待言。就莫怪吾人感歎「知人知面不知心」了。

論語「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」章，可視為孔門義理中，關乎友道最根本且扼要之提示，堪為友誼立一明確之義界。文謂詩書禮樂也，會者，爾雅釋詁曰：「合也。」以文會友即共處一學者也。以詩書禮樂為媒介之友誼，凡參與者須縝而不合，洗鍊自我，精益求精，方足以與他人溝通；藉講學以會友，則道益明。學記云：「大學之教也，時教必有正業，退息必有居學。故君子之於學也，藏焉，修焉，息焉，遊焉。夫然，故安其學而親其師，樂其友而信其道，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。」「以友輔仁」與「以文會友」互為表裏；爾雅釋詁：「輔，備也。」說文：「人頰車也。」引中之有佐訓。雙方以詩書禮樂相會，則所學文

皆在德也，故能收以德性相砥礪之效，終至相輔相成，以修養彼此健全獨立之道德人格。說苑談叢篇：「賢師良友在其側，詩書禮樂陳於前，棄而爲不善者，鮮矣。」唯取善以輔仁，則德日進，故孟子曰：「責善，朋友之道也。」^④「爲使德性相砥礪，則出自相互愛敬之規過勸善，是友道所不可避免者。」

孟子滕文公上載曾子責善輔仁之實例：昔者孔子沒，子夏、子張、子游三人，以有若之音容舉止、言行氣象似孔子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並贗曾子亦如此，曾子曰：「不可，江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，皜皜乎不可尚已。」夫子之道德，譬若用長江、漢水洗濯，又經秋陽曝曬，其光輝潔白，無以復加，誰人能比？曾子見得聖人高潔潔白，所以認爲「不可」，蓋「聖人，人倫之至也。」^⑤「尊師豈可以他人擬而代之？子夏、子張、子游因思念孔子之清太過深重，亟欲復活孔子，使孔子之人格、精神，經有若之言行體貌而具象化，俾能在一具體之境中，重溫昔日師門之樂。由於深情之繫注，乃不自知有味於理，遂妄求勉強曾子同意。對於同窗深摯之情與孺慕之思，曾子豈有不知？然尊師之禮，不在於此；而重道之理，亦不容爲一時之情所奪，故曾子斷然予以拒絕。否則，後世仿效子夏諸人所爲，將成何體統？是故曾子既尊信其師，又愛友以德，禮記檀弓上曰：「君子之愛人也，以德；細人之愛人也，以姑息。」曾子克盡師友之風義，並能以友道輔仁，實踐責善之精神。」^⑥

三、友道中之自我修持

交友之目的，既爲扶持德性之修養，則朋友不僅是聚集在同一客觀理想目標下，共同奮鬥之伙伴，還須以輔仁爲要義；以道德理想，互相提攜。培養人格之獨立自主，以成全雙方之真實自我，故交友之道於言須注重自我修持，於人須尊重對方，茲論自我修持如后。

(一) 豐富德性生命

周易乾卦文言：「君子進德修業」，然藉德性與他人溝通，往往予人錯覺，以為有德者居少數，故修德至終，瞭解自己者愈少，正所謂「高處不勝寒」，況今已覺知音難尋，故憑德性交友，豈非愈益困難，遂委屈自己之感情意願，參與所謂之「應酬」；以酒食徵逐、笑鬧起鬧等流俗方式與人交往。唯此種交遊，乍見之下，彼此往來頻繁，極其熱鬧，實則毫無生命、感情與精神之溝通，最終不免感覺負擔、無聊。如此「朋友」雖多，亦等於無，甚或更不如無。故有子曰：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」^①反之，若不委屈自己感情，推誠相與，因須付出相當之真誠與努力，始能獲得朋友，表面視之，誠可謂難矣，然此實唯一有效之交友方式；假以時日，異殊類可親；以善接物，物亦不皆忘。

周易繫辭上：「方以類聚」，君子以仁義爲道，小人以賄、盜、淫、酒、惡毒爲道，皆各以類聚也。里仁篇：「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」坤卦文言曰：「君子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，敬義立而德不孤。」若內外皆有所立，則天下之善斯歸之，蓋不孤也。韓詩外傳卷十：齊桓公遇麥丘之野人，謂其善祝曰：「至德不孤，善言必壽。」又云：「至德不孤，善言必三。」鹽鐵論論誹篇：「故湯與西伊尹至，不仁者遠矣，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。」漢書董仲舒傳：「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三者，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，此受命之符也。天下之人同心歸之，若歸父母，故天譴應誠而至。孔子曰：『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』積善矣德之效也。」如善言之集，良朋之來，皆積善矣德所致，說苑復恩篇篇首即引孔子曰：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」德立於己，則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」^②一故必有鄰，是以不孤。

衡靈公篇：「子曰：道不同，不相爲謀。」孟子萬章下謂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三子者，不同道。道者，志之所趨舍，如出處語默之類，雖同於爲善，而有不同其是非得失，皆自知之，不能相爲謀也。真章上又言：「聖人之行不同也，或遠或近，或去或不去，歸潔其身而已矣。」歸潔其身，道也，而遠近、去不去，行各不同，則不能相爲謀也。史記伯夷列傳引子曰：「道不同，不相爲謀。」太史公云：「亦各從其志也。」即孟子不同道之說；老莊中韓列傳：「世之學老子者，則絀儒學，儒學亦絀老子，『道不同，不相爲謀。』豈謂是耶？」亦以老子之學與儒不同，未可厚非也。若夫孔子之集大成，與時偕行，無可無不可，乃聖之時者也，安有所謂不相謀哉？蓋後人自以爲是，互相攻擊，既非聖人覆轍持載之量，亦大昧乎儒老之不相爲謀，故孟子離婁上

引孔子言：「道二，仁與不仁而已矣。」行仁道與不仁之道不能同時，故小人與君子無法相交，蓋以「二端之外，更無他道，出乎此，則入乎彼矣，可不謹哉。」君子之於小人，固可予以同情、愛護與幫助，然皆屬單行之照顧，而未能與之成平行對待、做雙向溝通，乃因君子、小人間無相溝通之管道也。是故子罕篇記孔子曰：「毋友不如己者」，即指無法以詩書禮樂相交，且乏德性切磋之道，以輔成己之仁的朋友而言。茲舉子夏論交為例以說明之。

子張篇記子夏之門人，問交於子張。子張曰：「子夏云何？」對曰：「子夏曰：『可者與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』」子張曰：「異乎吾所聞：『君子尊賢而容衆，嘉善而矜不能。』我之大賢歟，於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賢歟，人將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」由「何所不容」一句，可見子張守「汎愛衆，而親仁」之訓，故曰「尊賢而容衆，嘉善而矜不能。」雖器量弘偉，然終屬君子對待小人之單行照顧一類，莫怪子游謂其「然而未仁」^⑤。而子夏守孔子「毋友不如己者」之訓，故曰「可者與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」蓋人之爲事，必須先謀，若道同者，共謀則精審不誤；若道不同而與共謀，則力枘圓鑿，事不成也，故不能互相謀慮。衛靈公篇：「子曰：羣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，難矣哉！」說文云：「羣，輩也。」「慧，儇也。」左傳成公十八年：「周子有見而無慧」，杜注：「不慧，蓋世所謂白癡。」則慧爲有才智之稱，唯小慧者，小小之才智，若安陵調譚屬之，乃私智也。故夫子言人羣居當以善道相切磋，不可以非義私智相誘引也。言不及義，則放肆邪侈之心滋；好行小慧，則行險僥倖之機熟。「言不及義」復以「好行小慧」，則無以入德，而將有患害也。故羣朋共居，終竟一日，所言不及義事，但好行小小才知以陵誇於人，誤將逃避自我視作肯定自我，不知內心空虛唯藉德性之開發，豐富自我之德性生命，方足以充實滿足，故修德者觀之，終覺「難矣哉」！

(二) 充實知識文采

公羊傳定公四年：「朋友相衛」，何休解詁：「同門曰朋，同志曰友。相衛、不使爲讎所勝。君臣言朋友者，闕慮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。孔子曰：『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，益矣。友便辟、友善柔、友便佞，損矣。』」據何注，

則三友指人君，言直者能正言極諫，諫者能忠信不欺，多聞者能識政治之要，人君友此三者皆有益矣。朱注云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未有不須友以成者，而其損益有如是者，可不謹哉。」

益友類其「直」「諒」「多聞」三種品格，「直」「諒」為內在德性，「多聞」屬外在知識文采，質文兼備，即文質彬彬之君子形象，可為理想朋友。反之，以使辟、善柔、便佞三種之人為友，則有損於己也。蓋使辟是體柔、巧辟以求容媚者，即所謂足恭也；善柔是面柔、和顏悅色以誘人者，即所謂令色也；使佞是口柔、謂佞而復辯，即所謂巧言也。學記曰：「燕辟，廢其學。」漢書佞幸傳贊：「一朝帝崩，姦臣擅命，辜及母后，奪位幽廢。咎在親使佞，所任非仁賢。故告尼著『損者三友』。」「便辟」者習於威儀而不直，終致壓抑真情，奉承討好他人，內心無法淡泊寧靜，故日久僵化，乃屬必然。公冶長篇記子曰：「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。」以善接物，物亦以善應之，況乎以德性生命呈現人前，進而感召他人亦以德性生命待之，使彼此友誼愈加溫醇，此乃使朋友所無法實踐者。至若工於嫵說而不諒、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「善柔」「便佞」者，亦須藉外在之形相以自我文飾，遂使進德之路調閉，無法如君子超越形骸、轉化氣質，以求上達矣。

是故為友相交，見對方有善行或缺點，品評時態度應正直誠實，以收「輔仁」之效果，方不致令對方產生驕矜、陶辭或震怒、沮喪之色，如曾文正公所云：「稱人之善，依於庸德，不宜褒揚溢量，動稱奇行異微，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為。貶人之惡，又加憤焉。」唯言者正言極諫之外，聽者亦須忠信不疑，方能配合。若先猜疑對方，致將規諫視為攻擊，稱讚或屬奉承，則他人誠實懇切之言辭，終會噤口不言。反之，信任對方言談之動機，得「聞其過」，則對方「進於誠」，聽者可收「以人為鏡，可以正得失」之效，而不致因猜疑導致對方虛意應付，使坦誠之人際關係無從建立，有失交友之道。

然正直、誠信之態度外，尚須有價值之交往內容，始能陶養人格，豐富生命，此交往內容即指博學多聞所開解，方不至「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。」不愚、不賊而知所以裁之，唯類博學多聞。多聞居益友三項品格之末，乃因禮文從屬於德性；知識、文采須以正直誠實、忠信不欺之健康人格與快樂心靈為基礎，始有意義，所謂「一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」是也。述而篇記孔子曰：「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」內修德、外學文；開發德性生命，豐

富知識文采二者兼備，原即君子自處之道，推之於外以交友，亦如是。

九〇

四、友道之具體實行

交友之意義，既爲輔仁，唯仁心之啓發與德性之培養，不同於知識之傳授；子曰：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^⑤其重要關鍵在於自覺、自向，故欲使德性自由之境界，人人皆同，表現風貌却互有差異，若北宋二程，雖時代背景相同，道學師承亦同；二人均嘗問學於濂溪先生，然胡道寬和面伊川嚴峻，是所謂「同歸」而「殊塗」。故成德、成仁必賴自己以成之，他人協助，夫能有必然之功效；若無自覺之意願以改善自我缺失，雖從旁竭力敦促、鼓勵，甚或鞭策，非僅枉然，且易生相反效果。因鞭策或能使對方回復合理之行爲規範，却傷害其自尊，進而抗拒壓迫；爲維護自主產生叛逆，延誤其回歸合理之時機，是故子貢問友，子曰：「忠告而善導之，不可則止，毋自辱焉。」^⑥孔子本諸「責善，朋友之道也。」^⑦盡其心以告之，善其說以道之。然以義合者也，故不可則宜止，亦所以養其羞惡之心，使之自悟也，若以數而見疏，則自招無謂之橫逆與侮辱，因交友之道，非爲使對方外行爲符合社會規範，乃是培養人格之獨立自主，故友道於自我修持外，尚須尊重對方。

中論貴言篇：「君子必貴其言，貴其言則尊其身，尊其身則重其道，重其道所以立其教。言費則身賤，身賤則道輕，道輕則教廢，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。」又曰：「故君子之與人言也，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，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，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，苟過其任而強牽制，則將昏昏委滯，而遂疑君子以爲救我也，不則已無聞知矣，非故也，喑偏而示之以幽，弗能照也；聽寡而告之以微，弗能察也。」與人相交，亦當如是，故衛靈公篇記子曰：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」此人可與共言，而已不與之言，則此人不復見顧，是失可言之人與其友誼。反之，與不可言者共言，是失我之言，唯有智之士，能備照二途，「人」「言」無失也。

然智從何來？乃源於真誠自省，蓋「自己」爲整個人類具體而微之縮影，故認清自己爲瞭解他人之先務，由知己而後推己及

人，以能知自我在人際關係中應有之分寸，認清來路，方有資格變護對方、幫助對方、提供正確建議，凡此必賴真誠自省，始能「察言而觀色」，進而瞭解對方內心之真感情、真意願。「是以君子將與人語，大本大源而談性理之極者，必先度其心志，本其器量，視其銳氣，察其墮衰，然後喟焉以觀其和，導焉以觀其隨，隨和之微，發乎音聲，形乎視聽，察乎顏色，動乎身禮，然後可以發臨而步遠，功察而治微，於是乎闔張以救之，因來以進之，審諭以明之，審諭以廣之，立準以正之，疏頌以理之，疾而勿迫，徐而勿失，難而勿給，故而勿逸，欲其自得之也，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，導人必因其性，治水必因其勢，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。」可知察言觀色之重要在。

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：「臣聞豹爲鄴令，清剋潔然，秋毫之端無私利也，而其簡左右，左右因相與比肩而惡之，居期年，上計，君收其璽，豹自請曰：『臣嘗者不知所以治鄴，今臣得矣，願請復以治鄴，不當，請伏斧鑕之罪。』」文侯不忍而復與之，豹因重斂百姓，急事左右，期年，上計，文侯迎而拜之，豹對曰：『往年臣爲君治鄴，而君奪臣璽，今臣爲左右治鄴，而君拜臣，臣不能治矣。』遂納璽而去。」西門豹度文侯心志，兩年經營，方得以功無敗而言無弃，故公明賈謂公叔文子爲「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也。」孔子圍之曰：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」公叔文子雖賢，但能「得時措之宜」，則令人懷疑尚未及此，唯具備清明遠達之心靈，成爲聰慧之智者，察人言語、觀人容色，方不致傷道辱己。荀子勸學篇云：「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，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，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。」是故與人相交，非僅憑情感甚或一時情緒之好惡，而宜付諸理性與德性，以保心靈清通，明白真理所在，看清事相，選擇正確態度及應有行爲。既不爲一己情緒之焦急而強諫他人，以致傷害對方；亦不因自衛、畏縮而當說未說，以失爲友相交責善、輔仁之精神。

憲問篇記孔子曰：「愛之，能勿勞乎？忠焉，能勿誨乎？」侍於尊者，焉可不以正道規諫？季氏篇載夫子曰：「侍於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，謂之躁。言及之而不言，謂之隱。未見顏色而言，謂之瞽。」爾雅釋言：「僇，過也。」說文：「愆，過也。僇，猶文。」又說文：「趨，疾也。」躁即趨字，周禮考工記矢人：「羽翬則遲，羽殺則趨。」趨與遲對文，亦謂疾，人性疾則不安靜。釋名釋言語云：「躁，躁也，物燥乃動而飛揚也。」勸諫時易犯之過失有三，或輕躁，或隱匿不實，或不見人顏色

所趨向，便逆言之，與盲人無異。故荀子勸學篇曰：「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，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，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。故君子不傲、不隱、不瞽，謹順其身。」

試觀曾子與子夏之交，禮記檀弓上云：「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。曾子弔之，曰：『吾聞之也：朋友喪明，則哭之。』曾子哭，子夏亦哭，曰：『天乎！予之無罪也！』曾子怒曰：『爾，女何無罪也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，退而老於西河之上；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，爾罪一也；喪爾親，使民未有聞焉，爾罪二也；喪爾子，喪爾明，爾罪三也。而曰女何無罪與？』子夏投其杖而拜曰：『吾過矣！吾過矣！吾離羣而索居，亦已久矣！』」子夏不推尊夫子，致使西河之人疑夫子與子夏無異，而不復知尊聖人，故曾子責之。且於喪親時，西河之民未聞其有特異之孝行，唯因喪子哀傷失度而喪明，非君子之行，有此三罪而不自知，一則因離羣索居日久，失去朋友親過勸善、砥礪學行，再則因聲名已大，年輩已尊，故攻錯之言不至，自反自省之功遂疏，今得曾子當頭一棒，歷數其罪，雖詞鋒峻切，但言行方正，德能感人，故子夏投杖而拜，警悟之切與感愧之深，可見一斑。而曾子弔子夏喪明是朋友之情，怒子夏自謂無罪而予以責之，乃朋友責善之義，可臻荀子所謂「君子不做、不隱、不瞽，謹順其身」之境，蓋言與不言，乃順子夏之可與不可，故「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。」為孔門所教「不躁、不隱、不瞽」之具體實踐。

莊子山木篇曰：「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；君子淡以親，小人甘以絕。」事君、交友皆以義合，故共事同。蓋禮不貴褻，進止有儀，臣非時而見君，此必致恥辱，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疏遠也，故曰：「上交不諂，下交不瀆。」宋書蕭思話劉廷孫傳論：「夫侮因事狎，敬由近疎，疎必相思，狎必相厭，厭思一殊，榮禮自隔。子曰：『事君數，斯疏矣。』然乎！」

論語里仁篇：子游曰：「事君數，斯辱矣。朋友數，斯疏矣。一爾雅釋詁：「數，疾也。」樂記：「聲音趨數煩志。」鄭注：「趨數讀為促速。」祭義：「仲尼嘗，奉薦而進，其行也趨趨以數。」注：「數之言速也。」又數有驟義，如廣雅釋詁，訓驟為數。左傳宣二年：「宣子驟諫。」楚辭悲回風：「驟諫君而不聽兮。」注云：「驟，數也。」吾人秉持理想與圓滿之標準，為求盡善盡美，本乎道德心照見朋友言行之過失與不足，基於真誠關愛，不忍見其自安於過失而有悖於道德實踐，焦慮之心由是生

焉，唯忘却事君諫不行則當去，導友善不納則當止，是以求榮而反辱，求親而反疏也。曲禮下：「爲人臣之禮，不顯諫。三諫而不聽，則逃之。」事君而數則失不顯諫之義，朋友而數則非所以善道之矣。儒行：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。」隋書李諤傳載：諤當官者好自矜伐，謬上奏云：「舜戒禹云：『汝惟不矜，天下莫與汝爭能；汝惟不伐，天下莫與汝爭功。』言偃又云：『事君數，斯辱矣。朋友數，斯疏矣。』此皆先哲之格言，後王之軌轍。」

憲問篇記子貢方人。子曰：「賜也，賢乎哉！夫我則不暇。」方者，孔安國曰：「比方人也。」乎哉，疑辭。學以相輔而成，故朋友切磋最爲學道之益，夫子嘗問子貢與回孰愈？又子貢問子張、子夏孰愈？夫子亦未斥言不當問。況乎子貢與宰我同列孔門十哲「言語」之科，孟子稱其「善爲說辭」。嘗與冉有問「剋賊與出公概父子二人爭奪衛國君位」之事於孔子，而能聽出夫子話中真意^⑤，孔子謂「賜貨殖焉，億則屢中」^⑥。其才識明敏，議論多中可知。惜其賢達敏辯之才而善比方人物，較其短長，雖亦窮理之專，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，而所以自治者疏矣，故子貢言人過惡，孔子盡師友責善之道，褒之而疑其辭，言汝已身果皆賢乎而謗人也，復自貶以深抑之曰：「夫我則不暇」。三國志王昶傳：「昶戒子書曰：夫毀譽，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，是以聖人慎之。孔子曰：『吾之於人，誰毀誰譽；如有所譽，必有所試。』」又曰：『子貢方人。賜也賢乎哉？我則不暇。』以聖人之德，猶尚如此，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？」故朋友相交，並無批評對方之資格或權利，孔子責賜，辭不迫切，而意已獨至，且字裏行間可見孔子確實身體力行。

衝靈公篇：子曰：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。」責己厚，故身益修；責人薄，故人易從，所以人不得而怨之。孟子離婁上曰：「愛人不親，反其仁；治人不治，反其智；禮人不答，反其敬；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己，其身正，而天下歸之。」苟能躬自厚責，不委過他人，不嫁禍朋友，自是「遠怨矣」，然不宜以此「厚責」朋友；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曰：「以仁治人，義治我，躬自厚而薄責於外，此之謂也。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：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，不攻人之惡，非仁之寬歟？自攻其惡，非義之全歟？此謂之仁造人，義造我，何以異乎？故自稱其惡謂之靖，稱人之惡謂之賊；求諸己謂之厚，求諸人謂之薄；自責以備謂之明，責人以備謂之惑。」

責人厚足以傷害其自尊，延誤其回歸合理之時機。呂氏春秋舉難篇：「故君子責人則以人，自責則以義，責人以人則易足，易足則得人；自責以義則難爲非，難爲非則行飾，故任天地而有餘。不肖者則不然，責人則以義，自責則以人，責人以義責難瞻，難瞻則失親，自責以人則易爲，易爲則行苟，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，身取危國取亡焉，此桀紂幽厲之行也。」中論脩本篇亦曰：「孔子之制春秋也，詳內而略外，急己而寬人，故於魯也小惡必書，於家國也大惡始筆，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，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，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齷。故胡莫大乎自見，聰莫大乎自聞，睿莫大乎自慮。」爲免于擾朋友生命成長之步調，損害其自我，唯靜待朋友主動自覺，使其自我塑造人格之尊嚴；因道德實踐必須真實體驗其中樂趣，他人之言說、講論或指點，僅能誘導；「飯蔬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^⑤之樂趣，須親嚼始能得之，若因自己一時心急，厚責於人，則怨亦隨之，此除情緒上失之急躁，亦隱示道義上應擔負過失。

五、結 論

屈原離騷曰：「衆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。」又云：「世溷濁而不分兮，好蔽美而嫉妬。」吾人讀之頗覺心有戚戚焉。而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謂：「文王拘而演周易；仲尼厄而作春秋；屈原放逐，乃賦離騷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。……僕誠已著此書，藏諸名山，傳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；則僕償前辱之責，雖被萬戮，豈有悔哉！」則太史公亦有「古來聖賢皆寂寞」之喟歎。唯生當今世，既無法離羣索居，獨學無友，則依孔門所開示發人深省之警切言辭，吾人若能豐富德性生命、充實知識文采以修己，與人相交，尊重對方，則精誠所至，自然有朋自遠方來。

所謂「精誠」者，專默精誠也，即「先誠其身」、「正己以正人」之道理，亦即中庸所謂：「所求乎朋友先施之。」反觀自照，學行有無過錯？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；如此工夫於進德修業、與人爲善，均極重要，故曾子謂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，唯有自省，方能真正瞭解自己，改善自己，遇「行有不得」之處，能反求諸己而不埋怨他人或嗔怪客觀之環境，始可洞燭問題癥結所在，

進而謀補救良方，以免重蹈覆轍，或錯怪朋友。魏徵諫太宗十思疏云：「誠能見可欲，則思知足以自戒；將有作，則思知止以安人；念高危，則思謙沖以自牧；懼滿盈，則思江海下百川；樂盤遊，則思三驅以爲度；恐懈怠，則思慎始而敬終；慮壅蔽，則思虛心以納下；想讒邪，則思正身以黜惡；思所加，則思無因喜以謬賞；罰所及，則思無因怒而濫刑。」是故真誠自省以開拓德性生命，則精誠所至，他人在「視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」之餘，日久受其感召，荀子勸學篇云：「無冥冥之志者，無昭昭之明；無澹澹之事者，無赫赫之功。」蘇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云：「精誠所至，一能開衡山之雲，馴鱸魚之暴，能信於南海之民，廟食百世。」皇侃曰：「君子出其言善，則千里之外應之；出其言不善，則千里之外違之。」言論如此，行爲何異乎是？

精誠之外，尙須時高；晏平仲節儉力行，危言危行，以德性生命呈現人前，自然流露生命之清輝與心靈之誠信，「久而敬之」。顏回不息不懈，「語之而不惰」，「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。」一，孔子曰：「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！」沈潛漸染於聖門之教，自得聖人心傳，故孔子家語弟子行篇記子貢對於顏淵以下，十二回門之品評，孔子聞之。語曰：「日久見人心」，其此之謂乎！此外，若莊子與惠施數十年切磋，雖畢竟是不同道，故莊子對惠施有諸多惋惜之詞，然二人數十年過往交遊；由論學而後相知，相知而後有真論學，雖莊子仍是莊子，惠子仍是惠子，豈不更顯出二人之相知涵容？

是故「精誠」佐以「時間」考驗，並類「寬緣」以交友；蓋杜甫贈衛八處士曰：「人生不相見，動如參與商。」若能達「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」之境，共執一志，綢繆寒暑，契濶飢飽，相知有無，則人生道上，一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。」庶幾不遠！

〔附注〕

- ◎ 曾子有疾，孟敬子問之。曾子曰：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：動容貌，斯遠暴慢矣；正顏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；讒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」
- ◎ 孔子曰：「曾子。」
- ◎ 莊子、惠施遊：「惠子謂莊子曰：『鯨魚之類，我始之成，其實五石；以盤水漿，其斃不能自舉也。削之以爲槩，則輕落無所容。非不自然大也，言爲其

論孔交之友

- 無用而播之。』莊子曰：『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……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繫其瓠落無所容。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』又同篇：』
- 惠子謂莊子曰：『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衆所棄也。』莊子曰：『今子有大樹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爲其側，逍遥乎寢臥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』』秋水篇
- ：『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，莊子曰：『儻魚出遊從容，是魚樂也。』惠子曰：『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』莊子曰：『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魚之樂？』惠子曰：『我非子，固不知子矣；子固非魚也，子之不知魚之樂矣。』莊子曰：『請循其本。子曰：『女安知魚樂？』云者，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。我知之濠上也。』』
- ⑤ 莊子、徐无鬼：『莊子送葬，過惠子之墓，顧謂從者曰：『郢人斲其鼻端若蠅翼，使匠石斲之。匠石運斤成風，聽而斲之，盡而鼻不傷，郢人立不失容。宋元君聞之，召匠石曰：『嘗試爲寡人爲之。』匠石曰：『臣則嘗能斲之。雖然，臣之質死久矣。』自夫子之死也，吾无以爲質矣，吾无與言之矣。』』
- ⑥ 論語、雍也：『子曰：『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，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』』
- ⑦ 劉寶楠論語正義、顏淵篇「曾子曰：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」章。
- ⑧ 孟子、離婁下。
- ⑨ 孟子、離婁上。
- ⑩ 蔡仁厚先生、孔門弟子志行考述。商務印行，頁二三。
- ⑪ 論語、學而篇。
- ⑫ 周易乾卦文言。
- ⑬ 見孟子、離婁上：『孔子曰：『道二，仁與不仁而已矣。』』朱注。
- ⑭ 論語、子張：『子游曰：『吾友張也，爲難能也，然而未仁。』』
- ⑮ 曾國藩、復陳太守寶箴書。
- ⑯ 見論語、季氏：『孔子曰：『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，益矣。友便辟、友善柔、友便佞，損矣。』』朱注。
- ⑰ 論語、陽貨。
- ⑱ 論語、學而。
- ⑲ 論語、述而。
- ⑳ 論語、顏淵。

⑤ 全句。

⑥ 劉寶楠論語正義、衛靈公篇：「子曰：『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』」章。

⑦ 論語、憲問。

⑧ 論語、述而：「子曰：『夫豈爲衛君乎？』」子貢曰：「諾；吾將問之。」入，曰：「伯夷、叔齊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古之賢人也。」曰：「怨乎？」曰：「家仁

而得仁，又何怨？」出，曰：「夫子不爲也。」

⑨ 論語、先進。

⑩ 論語、述而。

⑪ 皇侃論語義疏、學而篇：「有別且遠方來」句。

⑫ 論語、子罕。

⑬ 論語、雍也。

⑭ 論語、子罕。